

馮玉祥新傳(二)

王覺源

西北銀行騙盡官兵

民國十二年五月間，馮玉祥以河南督軍，兼任西北邊防督辦，所轄軍隊，號稱五十萬衆，實則半數未滿。當時北洋政府已庫空如洗，稅收全無，以致軍人薪餉毫無着落，全賴各軍自行設法籌措應付。馮玉祥急中生智，便開設了一家「西北銀行」，一方濫發紙幣；一方吸收存款。首先業務對象，不在一般商民，而在以紙幣發餉，同時又吸收官兵的薪餉。且藉口厲行節約，勸導並強令官兵儲蓄。漸漸的，紙幣流通市面，商民也不拒絕了（首先反對拒絕也會自絕生路）。因之，銀行收穫甚豐，信用也昭著了。西北銀行初創，不但爲商民反對，西北官兵也都心存觀望，至是乃大行其道。北洋各軍餉無所出，也祇好望洋興歎！

馮玉祥原來的設計，是要把西北軍的官兵，牢籠於西北銀行，使「行」與「軍」成爲不可分的一家。初步計劃，是「私拆官兵的家信」，如發現其家屬，因變故有急需錢財者，便着銀行滙寄五十元。其家屬接到滙款時，祇知是西北銀

行滙寄的，而不明寄者是誰，滿以爲是馮老總的賞賜，隨即覆函馮玉祥道謝。馮玉祥接到此函時，便將原函當面交給該官兵。官兵喜形於色，除向馮老總千感萬謝之外，並四處宣揚。從此，不僅馮恩信愈崇，銀行更是財源滾滾。實則官兵家屬所得者，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

老西北軍的傳統觀念，多以當兵吃糧爲終身職業（尙未行徵兵制），非至老病，不會退伍。西北銀行所訂官兵儲蓄辦法，官兵自揣：當兵年資愈久，則存款本息愈多，將來退伍，便能歸田買地，下半世可以衣食無虞。官兵既存此美滿的構想，當前便有「以營作家」的快慰感。北洋軍閥時代，既不發餉，紀律更壞，友軍或敵軍之間，常有實行利誘收買辦法，使友軍或敵軍官兵偷逃轉營之事。馮玉祥自實行以「銀行牢籠官兵」的魔術，官兵「以營作家」以後，官兵浮動、跳槽、轉營、逃亡等情事，便由很少以至於絕跡，成爲北洋諸軍中的特色，亦馮玉祥所發明創造的「治軍新法」。

禮遇文人嚴待軍人

馮玉祥對待西北軍的官兵，向有他一種不成文的慣例：「禮遇文人，嚴待軍人；重用軍人，閒置文人」。前者在「用人之長，補己之短」；後者在「鼓勵服從，效死不辭」。這是馮玉祥用人的兩大法寶。因此，馮玉祥對於鹿鍾麟、韓復榘、宋哲元、孫連仲、吉鴻昌之輩，呼來揮去，常視同隨從侍衛之不如。彼輩之地位愈高，受挫折的待遇亦愈甚。藉以顯示自己的威嚴，同時加強部屬的服從性。以致官兵們聞其聲必立正（聽電話亦如此）；見其影必敬禮，皆有不欺隱避之概。

馮玉祥對於將領之責罰，雖至親至愛亦不稍寬恕。輕者有「立正」、「兩腿半分彎」、「跑步若干」，既屬常見；而重者則有「罰跪」、「自己掌嘴」、「打軍棍」等。將領受挫折，而面不改色，口無怨言者，常立有調職升官的希望，蓋即所謂「恩威並施」。如其副官長宋仲良，因納妾賭博受責「打軍棍」之後，過了兩月即調了肥差——經理處長便是。

馮玉祥亦常自詡，獨得李合肥（鴻章）用人的法門。蓋在李合肥門下，凡被詬爲「賊娘兒」

者，多為升遷的吉兆。

馮玉祥對於屬下的文士，如王鐵珊、薛篤弼（子良，後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）、何其鞏、余心清、黃少谷（現在臺，司法院院長）之流，馮玉祥禮遇之隆，則常在高級將領之上。對王鐵珊的地位，似更特殊，馮玉祥曾為他寫過一篇詳細的傳記。馮玉祥於人前，常以師禮事之，關係則在師友之間耳。其實，王鐵珊之為人，不論其學識如何，其矯揉造作的情形，常多大乖人情之處，人多鄙之。或謂：「馮氏自以作偽為得為能。而王鐵珊作偽工夫，則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。故馮氏以師事之。馮氏猶私以為：以己之智、能、志、氣，苟能學盡王氏處世為人之術，則君臨天下，亦可毫無問題。」

馮玉祥對於薛篤弼，則介於客卿與部屬之間，亦禮亦挫。於何其鞏、余心清、黃少谷等，雖以屬員視之，亦遠優於對將領之待遇。他對文人學士，除「斥喝」之外，別無所謂罰。結果，人之相處，則適得其反。文學之士，得機則遠離其左右；將領之輩，則頗多效死而不忍自動遷去。

一枝獨秀的鹿鍾麟

鹿鍾麟，字伯瑞，民國三十二年曾任中央兵役部長（秦德純任政務次長），原係馮玉祥西北軍的嫡系老將。馮玉祥之於鹿伯瑞，亦如後來新西北軍系的宋哲元（明軒）之於秦德純（戰前北平市長）。全為老西北軍系統。故於馮玉祥之言行作為，似亦有傳統的習染。鹿鍾麟之於馮玉祥，表面似奉命唯謹而行，實則事事已先得主心。

他可算是一個最理想的羽翼人才。鹿鍾麟之為人，外方而內圓，故不為其主所疑忌，亦不為外人所憎惡。以其外方，凡其主之所不能為者，彼能為之。外人亦能曲予諒解，而不疑其有他。以其內圓，故其主能始終信之重之，而不患其有坐大與陰謀之慮。

不過西北軍中的人士，十之七八，對鹿鍾麟頗有微詞。蓋以鹿鍾麟狀若樸直，有狂狷之名，而城府很深，矯揉造作，與馮玉祥實異曲同工，如出一轍。而西北軍中之另一文士王鐵珊，則深於做工，與鹿鍾麟作風，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自非李鳴鍾輩之「吶吶」可比。鹿鍾麟為武夫，王鐵珊為文士，所幸不同行業，河水不犯井水。否則，在馮玉祥麾下，其勢一必不能兩立。故馮玉祥皆能厚以待之，無非欣賞他們的做工，亦頗有天下文武英才皆落我袋中之慨。馮玉祥出身寒微，久歷戎行，以戰將脫穎而出，故於其所部能戰之將，僅愛之而不重之，視如匹夫、如獵狗。武將而能慎作儒將之狀者，既愛之，亦重之。鹿鍾麟在馮玉祥屬下之能一枝獨秀，即職是故。

有彭涵峯者，字東韜，河北人，亦馮玉祥西北軍宿將，曾謂：「鹿伯瑞有過人之才，却無男兒之氣。侍堯不吠桀，侍桀不吠堯。」他這是以堯比蔣前總統介公，以桀比馮玉祥，謂鹿鍾麟之能得蔣公與馮玉祥之歡，除能曲意完成其任務外，就是絕對服從。侍馮不直蔣；侍蔣不曲馮。見馮玉祥則始終立正如電桿。馮不假以詞色，鹿則唯唯諾諾連聲。召之則來，揮之則去。鹿見蔣公時，公必先請坐。聞蔣公發言，隨即起立。鹿鍾麟

「頻頻起立」，蔣公則「請坐、請坐」之聲亦不絕。故鹿之感覺，愈談愈覺蔣公親切，願終身侍之而不忍離去。斯亦人之常情耳，鹿伯瑞當然也不會例外。

獨得異數的段其澍

除鹿鍾麟（伯瑞）之外，另一得到馮玉祥另眼相看的人，便是段其澍（字雨村，安徽人）。段其澍為西北軍中極少數出身正式軍事學校之一人，與馮玉祥發生淵源亦最早。馮玉祥在北洋軍中，初建西北系統時，段雨村的地位，已經相當的高，曾任總參謀多年。他在一般將領之前，亦甚具威信。蓋其他將領，多為行伍出身，段出身軍校，則鶴羣一鶴也。馮玉祥禮遇之，亦遠在劉郁芬、李鳴鍾、鹿鍾麟、張之江等之上。而宋哲元、韓復榘、吉鴻昌、孫連仲等，其時則尚在列兵或連排長的階段。段其澍雖為馮玉祥所尊，却始終未能獲得獨當一面，或總領師干，終其生，祇一高級幕僚而已。西北軍不成文的慣例，「重用軍人，閒置文人」，段其澍便算是軍人中的例外了。

不過，馮玉祥通常是重文輕武，常以打罵的態度對待武將。段其澍雖出身軍人，却「獨得異數」，未受過打罵的挫折。據傳：馮玉祥與閻錫山閻老西在發動中原戰事之前，段其澍曾力勸馮玉祥不可輕舉妄動。馮玉祥以段其澍無端掃興，雖覺不悅，亦未怒形於色，僅藉他故，於段其澍面前，責罰其副官而已。段其澍聞絃歌而知雅意，從此亦不復進勸了。及中原戰事挫敗，段其澍

雖具先見之明，但仍未見重於馮老總。

馮玉祥素不許其部將公開納妾，宋仲良即因「納妾、濫賭」二罪，而被責軍棍的。對段雨村的納妾獨例外，也算是異數。中原大戰之前，段雨村已擁有妻妾三人，對外分別名之曰：「家鄉段太太」、「北方段太太」，至於「南方段太太」，僅用一名字「春霖」，而不報其姓氏。馮玉祥於中原戰事後，段雨村自知難以立足，亦見機先退，寄居燕京，以西北軍耆老的關係，由宋明軒按月予以周濟。段因病求醫，醫生告以：「數斧伐柯，油盡燈乾，欲圖挽救，必須節慾！」此乃醫者老實忠告之言，而其「南方太太」殊不信，另延一曰醫為之急診，終於不治。段死後，外傳：「日醫毒殺抗日軍人」，鬧得滿城風雨，並指係土匪原所主使，從此西北軍人，有病都不敢問津於日醫。日本特務頭子土匪原則揚言說：「我土匪原要殺人，輕而易舉，又何必假手於醫生，重何必重視一老病閒曹！」

食量驚人膽小如鼠

對日抗戰在重慶時，三民主義青年團曾在灌縣舉辦夏令營，訓練在學青年，主其事者，照例安排聘請名人學者來營講演。先週來的，是馮玉祥與舒舍予（老舍，後投共），次週為作者與羅敦偉先生（時任行政院秘書，來臺去世）。而負責接待者，則為易君左先生（時任總政治少將研究委員，六十一年病逝臺北），原係余與羅敦偉的老友。當他招待我們在一小飯館午餐時，曾告訴我們以下的故事：

他說：「上週馮玉祥和舒舍予來營講演，我也是在這家小飯館招待他們的。一是因為當地找不出一家像樣的飯館；同時，我亦素悉馮玉祥的生活情形，平民食品，正合標榜粗食布服的馮玉祥的胃口。老舍當時為捧馮最力的一人，也不會在乎，因此大家便在這裏大快朵頤一頓。但今日以之招待兩位老兄，却不恭之至，敬希原諒！」大家自然都一笑置之。

他繼續說：「馮玉祥食量驚人，此館菜色本無多，他一頓却吃了三盤滷菜、五六塊大餅，和一碗蛋花豆腐湯。老舍雖有文學名氣，但是一個酒徒。或許文人多愛酒，他說每餐必飲，此次則盡了白乾一瓶。大體我和老舍吃了一盤滷菜；至於白乾，我與馮則作壁上觀。老舍醺醺然回家，馮則還要「登臺演講」。馮玉祥吃飽以後，精神也非常充足，演講時，勢大聲洪，像京戲中唱黑頭一樣，博得全場多次掌聲，他也更加起勁。不過講詞則東拉西扯，有低級趣味，富於煽動性，但無學術價值。」

續說：「馮玉祥素被世人稱為怪人，據我個人觀察，他一舉一動，一言一笑，都顯露着『權術』，有令人不敢仰望之感。不知老兄所見如何？老舍則還有一些書呆子氣，尚平易近人。馮玉祥為天字第一號軍人，應是膽大包天，視死如歸的人。當我引導他們遊前面索橋時，馮祇站在橋頭看看，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跨上索橋。馮玉祥膽小如鼠，實與其丘八雄姿成爲對比，由小見大，不問可知。老舍書生，還敢上橋走上幾步，表演而已。」我們飯後，因時間尚早，也去參觀索橋

。敦偉亦書生，又老舍之不若。這不是他膽小，實由其近視程度太深之故。

生活嚴肅竟沾桃色

對日抗戰期間，馮玉祥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，在軍事政治上的地位，已算是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」，僅次於委員長蔣公公。他地位雖崇高，公務却極清閑。時間多暇，便常於重慶上清寺的辦公處，邀約沈鈞儒、李公樸、章乃器等所謂「救國會派」的「七君子」，和所謂無黨無派而實際左傾的中立份子，談論時局與國際大勢。並請人教授俄文與唯物論一類的共產思想理論，相當用功，也引起外間頗傳他有「好學不倦」的精神。他對外國文，略識英文，這是受其夫人的影響，其他則一竅不通。其後藉口英文用途很廣，又特請一位韓小姐，住在家裏專教英文。不料竟因此惹了一身的桃色新聞。

這位韓小姐，與馮玉祥還有相當的淵源，應是馮玉祥的世姪女之輩。原來馮玉祥的老部下韓復榘，任山東省政府主席有年，妙人妙事，傳遍全國，現在且不說它。在西北軍中，得馮玉祥心傳，而能先後與之頡頏者，在其部屬之中，當以韓復榘最够資格。韓後來因為抗戰不力，自行撤退，被判處死刑。韓有一兄，名宙伯，韓復榘搜覓所得，投資中南銀行和其他生利事業，皆係韓宙伯出名經手，曾一度被推為中南銀行的董事。宙伯去世後，遺有一女（忘其名），原在上海讀書，擅長英文，三十年「一二八」，太平洋戰事爆發，上海租界亦淪陷於日本，韓小姐無法在滬

立足，乃間關跋涉至渝，向其父執馮玉祥投奔。馮玉祥初或憐其孤苦，或以弱女可欺，當予安排，並延之教授英文，為方便計，且令其寄居於上清寺馮玉祥的辦公處。馮玉祥夫人李德奎，此時正忙於其社會工作，則居於重慶郊區歌樂山別墅，由於敵機空襲警報的關係，也很少回到市區，便造成了上清寺馮公館孤男寡女的局面。這種環境，又誰敢保證其不那個什麼呢？

韓小姐既為馮玉祥的世姪，尊卑有別，雙方年齡又相差很大，照道理言，也不可能有一日久生情，發生曖昧之事。不意竟有好事之徒，造謠生事，蜚短流長，鬧得霧都重慶更加雲霧瀰漫。私議紛紛，或謂以道貌岸然，生活最為嚴肅的基督將軍，何至此？張治中（文伯）與馮玉祥為小同鄉，張氏平日口中的馮玉祥，為一「了不起的人物」。抗戰時，馮玉祥為避敵機警報之故，移寓巴縣鄉下陳家橋，距總政治部所在地三聖宮不遠。時張治中任政治部部長，每下鄉，必一謁馮，常知馮玉祥近況。當馮玉祥桃色謠言盛行時，見馮愁容不展，料必因此事之心結難解，隨謂人曰：「馮先生近來心情很惡劣，大概正鬧桃色糾紛吧！這麼大的年紀，何必！」言下之意，當然亦有無風不起浪之感。而此浪潮，竟沖激到了歌樂山馮玉祥別墅，導發了李德奎的醋勁，向基督將軍大興問罪之師。既未能私自善罷甘休，大家又以顏面攸關，不敢訴之於法院，李德奎計無所出，祇好哭訴於委座蔣公之前。俗謂：清官難斷家務事，委座縱「不難」，亦有「未便」，唯一可行方法，僅是勸解：「大嫂，不要聽信這

些不痛不癢的閒話」而已，當然問題仍沒有解決。最後，還是由薛篤弼與秦德純出面，抽薪釜底，連哄帶騙的對韓小姐撫慰一番，安置到西安工作，才使山雨欲來風滿城之勢，頓然雨過天青。

其生如謎死亦成謎

馮玉祥自十九年發動中原戰事，失敗下野以後，一直像閒雲野鶴似的，在軍事和政治上，都沒有實權實責。直到二十六年對日抗戰發生，才先後出任第三戰區及第六戰區司令長官。三十四年，抗戰勝利，國軍復員，長官之職，亦隨戰區的消滅而解除。國家復員建設，千頭萬緒，水利建設亦為最重要的一端，政府或恐馮玉祥誤落政治歧途，或真欲借重馮玉祥之才能與其實幹硬幹的精神，乃於三十四年，特派他赴美考察水利，以為建國之備。

抗戰勝利之日，即中國憲政開始之時。當時國內各黨各派人士，組黨結派之風蓬勃興起，都想插足政治，在政治上分得一杯羹。馮玉祥見獵心喜，亦欣然奮起，於三十四年五月，成立所謂「利他社」於重慶，展開政治活動。以「利他主義」作號召，設總社於重慶義林醫院，主持領導者，即屬馮玉祥。重慶支社由唐子珍、陳玉林等負責。該社實行拜師收徒，與其他政黨吸收黨員的方式完全不同，入黨者無異加入幫會。凡入社者，無論為何許人，均須向馮玉祥行跪拜大禮，稱馮玉祥為「先生」。姑不論其所謂「利他主義」的內容如何，僅就這種入社的儀式而言，實際便已阻止了入社者，皆裹足不敢前。沒有社員，

即無羣衆基礎，以致所謂「利他社」，終於祇是空中樓閣，有名無實。

馮玉祥於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，奉政府之命，派往美國考察水利，先後向政府領取考察費十八萬美元。但他到了美國以後，並沒有進行水利考察的活動，也沒有向政府作報告，反將所領考察費，在舊金山對岸巴克萊山上，購置一所洋樓和一輛汽車。坐在黃鶴樓上，一方安居享樂；一方發表反政府的言論，並極力與中共遙為呼應，阻止美國政府的援華措施。且進而與中共及李濟深的「中國民主促進會勾結」，在美國組織所謂的「和平民主聯盟」，企圖成立一個偽政權，與國民政府抗衡。政府數電召之返國，馮玉祥亦拒不受命。

馮玉祥此時蓋已合流於李濟深的「民主革命委員會」（簡稱「民革」），原來所謂「利他社」者，亦早無疾而終。

馮玉祥為發展勢力計，必須積極爭取外援，除與美國國務院已有周旋外，同時，亦欲與蘇俄加深勾結。更企圖學毛澤東的一邊倒，甚至取毛澤東而代之。三十六年八月，他乃自美紐約搭乘俄輪「勝利號」（頗畢達號）赴俄，就是為進行這一目的。不意九月一日，勝利號抵達黑海敖德薩港時，據說：輪上放映電影，起了怪火，馮玉祥與其女兒，皆葬身於海中火窟。馮玉祥時年六十五歲。

綜馮玉祥一生行事，令人頗有如謎一般的感覺。而其死事，原也是一個謎。三十餘年後的今日，還是世人一個未解的謎。

無學梟雄一流人物

世人的觀念中，多以馮玉祥爲一世梟雄，亦詭詐百端之輩，虛偽善變，爲其特長。或謂：他雖倡節儉、禁貪污、勵廉明，實則內穿狐皮襖，外着破軍裝；出與士卒嗜大饅，入與家人共盛饌；私蓄之豐，更莫知其數。這些觀念，有的自然很正確，有的則還待考證。吾人生於異代，異代難共識，亦不願固入人以罪。茲僅就與馮玉祥同代，且與馮有關聯人物之所見者，略述一二，雖不算蓋棺定論，亦可窺見其人之概略。

西北軍宿將孫岳（字禹行，河北人，國民黨創建人之一）屬下之健將何遂，文武兼資，文尤勝於武，精日語、德語，能詩善畫，爲西北軍中不可多得之人才。有狂狷之名，朋輩多稱之爲「何三亂子」，恃才傲物，對西北軍人物，殊多輕鄙。曾謂：「馮玉祥有招攬人才之志，而無招攬之量與招攬之術。是故馮玉祥帳下的文武，大半非馮型之偽君子，即奴才也。其稍有懷抱者，一俟羽翼長成，立即振翅飛去矣。」此說，如鹿鍾麟、韓復榘、薛篤弼、黃少谷輩皆是。

何遂妻陳坤立，何氏之內兄，即北洋軍鄂派巨子陳元伯，當軍閥互戰時代，曾雄於一時，詩文基礎，亦相當深厚。晚年似看破了紅塵，退爲居士，終日布衣敝履，手持念珠。頗通卜易與算命看相之術，惟不輕談。早年好飲，晚歲仍豪，醉則旁若無人，放言高論，於民初洪憲時代人物，無不指評。常謂：「袁世凱、馮玉祥、張作霖，貌似各屬一型，而實質則皆梟雄型之不學無術

者也。此三人皆以有兵而起家，而言政。惟袁氏善練之，善用之，而不善養之；馮氏善練而不善用；張作霖善養而不善用。」頗爲中肯。

何遂塾居南京，鬱鬱寡歡。一日邀彭涵峯（東韜，河北人，亦西北軍宿將）出遊，遇其舊長官馮玉祥於南京鷄鳴寺。馮玉祥方與寺中方丈媿媿話家常，何、彭僅與寒暄數語即避去。彭涵峯隨告何遂曰：「兄當熟習三國人物，今之馮煥章，則貌似劉備，才如孫權，志比董卓，命如袁紹。」何遂稱爲絕論。彭涵峯繼說：「非僅馮也，其屬將鹿鍾麟，亦此一流貨色耳。」

日本侵華主要設計人之一，亦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謂：「馮玉祥僅有聯隊長之材，而無大將之能。」並以十六字評馮玉祥說：「見名忘義，合久必分，練精用拙，視將如弁。」如加以解釋，前四字，論其處世之道；次四字，譏其反覆無常；再次四字，諷其能練兵不善用兵；末四字，指其愛將不足。

上述諸評，各有獨到，無不妥切。尤其他在軍政戰場上，有如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，幾倒幾起，指爲梟雄型之不學無術者，實尤可圈可點。（全文完）

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 現已出版 歡迎購閱

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

本書爲旅美學人前國立東南大學、中央大學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。要目有：唐山、上海交大生活。留學美國準備一年。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。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。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。赴美爭取鐵路器材。聯總救濟工作。行政院救總工作。回憶民航空運隊。避難香江十年。晚年在美教書奇聞。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全書陸佰參拾頁。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臺幣參佰捌拾元。精裝本臺幣肆佰伍拾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